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第二集



世界書局印行

— 1928 —



#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第二集

## 罪與罰 (原名 Prestupreniln kazanii)

俄國小說學杜史妥以夫史基 (Feodor Mikhailovitch Dostoyevs  
ky 1821—1881) 著

此書是作者在西伯利亞的生活經驗中，直接產生出來的作品。主人公大學生萊史哥尼哥夫那樣的性格，雖似乎在此多變的世上，是沒有的，但當杜史妥以夫史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時候，在那裏被處刑的許多罪人之中，任是本性是怎樣的溫順，親切，和不放縱的人，也被境遇所支配，不知

不覺之間，被所謂「正當防衛的人生的一種罪惡說」所支配着，好像自己的身上已染上了血似的。這就是說，任是怎樣的一種人，到了那樣的境遇，也不得不過到犯某種罪惡和獸一般作兇行的生活。

梗概

萊史哥尼哥夫是個埋頭於智識而認真的大學生，在彼得堡的學生

生活中，一方被智識所驅使，一方因生活的不如意，至覺憂鬱。他雖曾一度求自活之道，但工作多而報酬少，本來銳敏的萊史哥尼哥夫的頭腦，於是變得更爲銳敏，他乃第一次感到了社會的不公平。世上流動的金錢，漸漸都要和他脫離了。他自己現在所居的社會的階級和組織，是築於謬誤和不平的根基之上的。因爲他自己的頹敗，自己的處世難，對於窮人，和他人苦痛的同情之念，便激動一種向着「富」和「階級」的可怖的敵愾心。他

雖被貧壓迫，但是仍很努力。他私下教授了幾個學生，把所得的些少報酬，養了他一個病友有六個月，可是他的朋友死了，爲了葬儀和掩埋之費，他的所有統統用光了。

適在那時候，萊史哥尼哥夫不幸同情於房主婦的女兒，生了戀愛。但不久那女兒死了。他說：『因爲她始終爲病魔所苦，所以我愛上了她；假使她是跛足或僵僵，我要更強烈的愛她。』

像萊史哥尼哥夫那樣性格的人，在今日是很難解釋的；他是太容易出淚，太多感的人了。可是他怎樣的被空虛的缺乏，餓死的貧窮所圍繞，我們若要了解它，在「讀」和「聞」以外，便不能知道別的；可以推知萊史哥尼哥夫的心，已陷于不可救藥的不幸，而每日每小時都在泛溢着血了。

可是他適在被貧窮所迫之時，認識了一個厚利放款的老嫗。這老嫗是個大學教授的未亡人，她幫着她的正直誠實的妹妹作工，自己貧困，却積有若干不義的財寶。萊史哥尼哥夫曾有一次將最後的所有物給這老嫗，才取到一盧布半的錢到手。——他把從死父處取來的紀念的錶，也拿了出來。在得意揚揚的談判中，錶被取去了，利慾薰心的老嫗，還逼着萊史哥尼哥夫把錶放在她那裏，雖然一些兒的典質之物，却叫他出了十分大的利息。萊史哥尼哥夫的忿怒之念，再不能禁住了，心想索性把這個老嫗殺死了。殺人！殺人是大罪。但是若把個老嫗殺死了，就可救出自己 and 同樣陷於苦運的許多的不幸的人。老嫗的造孽錢，可以拿來養活一班不幸而瀕死的父子。在行爲上，雖是惡的，也可說是正當的。他到底覺得自己是在執行

正義。

萊史哥尼哥夫被此危險的思想所縛住的時候，在某酒店裏，遇到了一個酒醉的小吏，叫馬爾梅拉特夫。讀過罪與罰的人，誰都不能忘記這個酒店的一段事情。一半滑稽，一半悲劇的認真的態度，和十二分自卑的情調，合在一處，馬爾梅拉特夫把他自己的可怕的家庭故事，告訴了萊史哥尼哥夫。裏面有他的患着肺病的妻子伊凡諾維娜的話，快要餓死的孩子的事，和因欲取得孩子的食物，而把長女的身子弄穢了，冀得到代價的種種內容。

以下是用醉漢的自述，記一悲慘家庭的事情。

「我橫倒在眠床之上，——醉的很利害了，忽然聽到女兒的聲音；我這

女兒，生來很是溫順。她的聲音，清靜而柔軟。髮是光明的，好像「亞麻，」顏面雖略帶青色，但性質是很高尚的啊。我傾耳一聽，她說道：「開才琳<sup>片</sup>凡諾維娜，（母名）你是不是說走去把我的身子賣掉了？這種事體，怎樣可以？」（略）「請你不要把自己的身體看的這樣重要，我不覺得你是這樣重要的人。」話雖如此，請你不要以吾妻為不好；她雖這麼說，但那時她的心不是平常的心了，和平常人是稍稍不同的了，她正在生病。見了孩子們的淚，就發狂了。孩子們因為要吃東西，在旁邊嚶嚶的哭泣，她說了些什麼，連她自己也是不明白的。（略）女兒沙菲立了起來。那時却是晚上六點鐘光景。（略）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九點鐘。一走進屋，便立刻走到妻的地方，一言不說的把三十來個銀幣放在妻的前面的桌上。」



萊史哥尼哥夫靜默的聽着馬爾拉特夫的悲慘的故事。他家有被貧苦所迫的妻子，自己被飲酒的惡癖所責迫，最近則把得到的官職，也捨棄了，從女兒沙菲的抽斗中，盜出了銀錢和上月份的薪水一併飲光了，因而逃出了家，隱身於草野間，已有五天了，性急的妻子伊凡諾維那，於是拚命的把馬爾拉特夫罵個臭死。

萊史哥尼哥夫親切的送馬爾拉特夫到家裏，詳悉了他的家族悲慘的情狀。同時萊史哥尼哥夫強烈地感到由貧窮生出來的肉體上的墮落之暗影裏，更有可怕的精神上道義上的墮落存在，這就是破壞腐蝕，清淨無垢的人的性質的東西。覺得富的分配的不公平，一旦被人們發見了，把柔弱的人心更擾亂着；可是這個古舊的社會問題，對於萊史哥尼哥夫被一種強的新的

力給了他一個唯一的解決。

他雖不知高利放債的老嫗的錢匣中有多少不義之財，但覺得有了那匣子中的錢，當然可以從恥辱與墮落中救出許多的像沙菲那樣的人罷。可以減輕許多人的生命重擔，至少可以把此重擔移動一移動。這樣一想，萊史哥尼哥夫的殺害老嫗的意念，就強起來了。

然而在萊史哥尼哥夫決行殺死老嫗之前，又起了兩件的偶然的事。這是時時刻刻圍繞於萊史哥尼哥夫腦裏的觀念。

他從故鄉接到了母親的來信；信中說他的妹妹杜尼亞已受了結婚的定約。他雖覺不滿意，但他的妹妹已與叫羅徐因的一個男子結婚了。（這個男子，是個有錢的老實人。）

萊史哥尼哥夫一見此信，覺得這個結局，妹妹是差不多被賣去身子了。這種事情，和世上普通女子的賣了身子，得到不必要的奢侈品，而滿足快活，却是同一的格調，妹妹又是爲生活的必要所驅而把自己的身體賣去了的。形式雖彼此不同，根底是一樣的。二三天後，萊史哥尼哥夫又到從前會同馬爾克·拉特夫一塊兒飲酒的酒店中吃飯，忽然聽到了隣室一個青年的大學生和一個青年軍官的會話。

他們開始便說起那個老嫗，照着舊例，重利放債的話。學生先說：老嫗是某大學教授的未亡人，她欺騙她的親妹妹，一些財產也不給她，祇取來自肥。老嫗更立了一道遺囑，死後的財產，不給她的妹妹，而指給教會；大概這個老嫗是想藉此金錢的捐助，祈禱來生的冥福罷。學生又繼續說：

若是這個老嫗死了，她的金錢，散了出來，可以救濟一班遭着饑餓的貧民。青年軍官聽了大學生的話也笑道：「那末，你是不是想殺死這個老嫗呢？」學生立即答道：「那倒不是。因為我是不能夠做到的。」

這兩人所講的故事，和萊史哥尼哥夫所想像的主張，很巧妙的成了同調，給了他一個深酷的印象。萊史哥尼哥夫以為這個學生不能罰這個惡婆也不要緊。這裏却有一個帶有使命的萊史哥尼哥夫的自身呀。他不能不想到他是負有復讐者的運命的人。自此時起，萊史哥尼哥夫把懷疑和躊躇放棄了。他已不是哈姆萊脫了。他已沒有善惡的判斷和意志了。他好像受了死刑的宣告而歸了家。歸家後，他仍思量自己的行爲的正當與否而頭痛。後來，他的心全集中行爲之上，因而具了打破一切妨礙此行爲的一種決心。

他從老嫗的妹妹和人說話之間，探知那個老嫗在每日六時是住在家裏的，倉皇間他聽到了近邊教會的鐘打了六下。萊史哥尼哥夫對時間的遲緩，此行爲的善惡，更加擔憂。他起先因爲去盜出一把殺害老嫗時使用的兇器，已受了苦，但僥倖的很，乘人不在，走入了男僕的屋中，盜出了手斧。把它暗藏在上衣底下，想到了自己的計劃，至此才算有了頭緒，他吐了一口安心的氣。他祇覺得他是一個能依運命所命令，而實行的唯一的人，他不再把自己的思想拿來沈吟，（假若沈吟，或會左右他的確信，也未可知。）這個激動，除了使他犯罪以外，並無別種道理，他直到已經犯了罪，才把心平定了下去。

他用斧把老嫗在一擊之下打倒了，在這時候，却想不到有一個人走進室

來，這個人就是老嫗的妹妹。萊史哥尼哥夫回過身來，又用刀把無罪的妹妹也殺死了。他偷了老嫗的財寶的一部分，想着這個事情，很是危險；就實行逃逸了。萊史哥尼哥夫被正義之念所驅使，作了殺害的行爲之後，他的努力，已告完成，代之而起來的思想，就是罪惡的判斷。他不知有幾次想去自首，但他爲從未覺到過的恐怖之念所襲擊。他和用功的誠實的親友賴池維亨也斷了交通，過着一個人的煩悶的光陰。他變成了一個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膽小的人了。他近來和女房東欠了租金而訟訴，他想這一定是罪惡的發覺，甚至一切東西的音，響，聲，都是來探索他的隱秘的。

萊史哥尼哥夫很幽悶的處在如此境遇之中。他的居於故鄉的母和妹，却依着約來訪他。他從沙菲的口中知道從前在某酒店中說話的醉者馬爾梅拉

特夫，已被馬車壓死了。這個自以為「爲了慈悲就是捨身也不要緊」的萊史哥尼哥夫聽見這個事情，叫他如何能無動於中呢？他立即在從母親處得來的數月的食費中，提出許多錢，給了這個不幸的家族。從老嫗處盜來的錢，則爲防罪的發覺起見，放在某處的土穴之中，他一個小錢也沒有用過。

對於罪的罰跟着就來了。他的眼漸漸張開來了，他的自以爲廉潔而實行的事情，不過是對於一種罪的口實罷了。所謂除害救貧，不過是好聽的掩飾語罷了。他不能不承認他是被一種欲望所驅使！那種欲望不過是想將勝人的勇氣和決心誇示於人罷了。他說：「我的殺死她，不是爲要救出可憐的母親。也不要得到錢來行善。那兩種事情，都和自己的主張完全不同。」

總之，他不過要知道自己究竟是否有超出常規而實行普通人以上的力量罷了。」

他要這個戲劇得着勝利的思想，變成悔悟，在最初的論文中，已表現過了。他決心要對沙菲表明其罪。沙菲也是罪人，自己更是罪人。罪人是常引導着罪人的。沙菲的不唾棄他，是因沙菲不想唾棄他。他投身於沙菲的足下叫道：「我的如此，決非想對你磕頭。祇是對於忍受着的人道表示一些敬禮罷了。」

對此漂亮的言語，天真的沙菲取着十分質朴的態度。沒有做作氣是俄羅斯少女的特質。「你做了什麼事？你說，你做了什麼事情？」這是沙菲的問話。沙菲雖沒有萊史哥尼哥夫那樣的有學問，也不能像他那樣會做關於



罪的本質的論文，但是她却知道，萊史哥尼哥夫的犯罪，不是因為對於他人，却是對於自己，這種犯罪的意義，她已經充分了解了的。沙菲握着萊史哥尼哥夫的手，拖到自己身邊，把腕抱着男子的頭，親切的對他看着，說道：「在此世界之上，像你這樣可愛的人，是沒有的！」沙菲，你怎麼了？我這樣的對你自首了罪惡，而你抱着我接吻，你真不明白你自己在做什麼事了。」

沙菲對於萊史哥尼哥夫的話不就不回答，走到一只小的寺院中，手中取着聖經，讀「彼得尼的拉薩拉史」的一條。萊史哥尼哥夫靜靜的傾聽，忽然胸中湧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上的意義。

「我所殺死的，不是老嫗，是我自己！」這個小說中間對於人們的教訓

，就是這個。

萊史哥尼哥夫在三日之間，像拉薩成史一般的煩悶，睡於幕旁。「啊，來啊！」的一聲「天聲」被他聽到後，他急急醒來時，他憤然決計要捨棄以前的束縛着他身體的手械足械，而橫行闊步於心的自由之中。他自白了罪狀，投身於裁判官之前。那種結果，他就成了西伯利亞充軍之身。沙菲則追隨着他，也到了西伯利亞。

「馬資西加。沙菲，西木諾維娜，你是我們青年的母親。什麼時候都是親切而溫和的，所以能使我們忍耐。」

這是對沙菲的愛和同情，表示着感情之意的西伯利亞罪囚的話。

## 黑貓 (原名The Black Cat)

美國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著

亞倫坡是一個反抗現實主義，建設神秘主義，象徵主義者，生於美國的最大藝術家。他有赤死的假面，阿沙家的傾頹，威廉威爾生，莫爾街的犯罪等神秘的名作。

黑貓是某死刑囚的自白小說。好生物的主人公，養着一隻黑毛偉軀，十分伶俐的貓。主人公因火酒中毒而漸漸得了一個狂暴的性格，酒醉之餘，用小刀把平日喜愛的黑貓的眼珠割出了。貓失去一目後，仍舊活着。可是

他又把貓的頭用紐縛住，吊在樹上，那夜，屋中起火，家屋盡付一炬，到了次日，燒壞的牆壁上，現出一個貓形。

後來，主人在某食物店中，又討來了一隻同樣的貓，漸漸長大，變成和前貓同樣的毛色。他乃大起恐懼。這個貓終日不離主人之傍。某日，當主人走入地窖的時候，不幸的很，那貓緊緊的跟在他背後，他因一陣狂暴的恐怖的發作，想要持斧殺貓。其時，妻適從後面走來，見了大驚，急忙走到路傍，去阻止主人；主人因一擊之誤，把妻殺死了。主人公把妻的死體，放在窖壁之間，上覆以土。四日之後，警官隊去來調查。在最初的時候，雖沒有發見死屍，但是後來因為聽見壁中有奇異的聲音，警官們很覺奇怪，打開了牆壁的新的部分，只看見內有一個已十分腐敗的女屍，屍體的

頭上，却有一匹張着大口眼中發光的貓。這個主人，到底被法官宣告了死刑。

# 沃布陸莫夫

(原名 Oblomoff)

俄小說家龔查洛夫 (Ivan Alexandrovitch Goncharoff 1813—1

819) 著

此作是龔查洛夫傑作之一，共有四編四十六章，是描寫俄國國民性的長短，社會的缺陷的俄文學作品中的雄篇。

第一篇，敘述主人公伊里亞伊維的沃布陸莫夫在與女主人公娃麗嘉相識以前的生活狀態。——沃布陸莫夫出身貴族，位當十等官。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在彼得堡不覺已住有十二年，他完終了一定的教育後，在某事務局中服務二十年，但不久辭了職。當他的父母死後，他成爲管理三

百五十八人的農奴的地主了。漸漸入于他自己希望的安樂的享受，終日無所事事地吃了睡，睡了又吃，和豬一般的沒心思，……這是他的生活，但客人出入很多，且其中有交際未深的人，來報告珍奇的人，有的人則單是來請請安的。沃布陸莫夫却不很留意到這些稀有客人那樣的有勁。但有時則很有精神。完全和鬧架時一般的說話，他有一個好伴侶是他的忠僕薩哈爾。這個忠僕是自幼就侍候主人的，他們主僕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嚴格，毋寧說是慣熟。兩人的議論的發端，一定是薩哈爾先說：主人的懶惰病竟無法可醫。沃布陸莫夫，則常說薩哈爾怠於掃除房間，不敬主人，且不留心到如何安慰主人。來訪問沃布陸莫夫的許多人中，有一個醫生。他恐嚇沃布陸莫夫道：「若不再改去這種懶惰生活，則一年，最多也不過二年

之後，必要因腦充血而死亡。」他希望沃布陸莫夫反省。——到了第一篇的結尾，忽有舊友安特萊西托里志來訪，沃布陸莫夫因之大喜，——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寫主人公的生活非實際，教育的沒有目的和系統，和他的厭惡平凡單調的生活，耽於空想從未着手過一些實地的活動。第九章就是有名的沃布陸莫夫之夢的一章巧妙的描出了沃布陸莫夫的少年時代的事情和前半期地方貴族的生活。第一篇在全體上是巧妙的描寫，帶有滑稽的性質。——此篇中可以特別注意的，有二件事情。那可說是沃布陸莫夫的「二大不幸的事件」，一件是被家主逼迫出亡，二是領地地方來信報告可怕的荒年，農民的流離，收入的減少。不幸的沃布陸莫夫覺得萬事全休，祇是依老規矩的沈于忘想，既無走出家屋的決心，也沒有自己直接整理家事



的勇氣。

第二篇 始述安特萊西托里志的出所，他的兩親，少年時代，教育職業和他的性格，其次則述安特萊以非常的努力，把沃布陸莫夫從昏睡的怠惰救出來。西特里志介紹沃布陸莫夫到娃麗嘉家中，兩人漸成親密。他每日依例去娃麗嘉家一次。這時沃布陸莫夫和娃麗嘉之間，早已有不如尋常的戀愛關係成立了。第二篇的大半，就寫此關係，無論是在心理的解剖上，部分的描寫上，都是全篇中的精華。沃布陸莫夫的心中，至此忽發生了一種疑竇。雖然沒有什麼理由，但是沃布陸莫夫在俄傾向之間，想到底下一事——他覺得娃麗嘉的以他爲意中人，總有些錯誤了似的。他是全無理由的在愛他。但他是有救娃麗嘉出此可怕的最後的迷惑和最後的失望的義務

的，他乃寫一信給昏迷着自己的心的娃麗嘉。在信中，他說：「他的和娃麗嘉成爲知己一事，在自己的生涯上實是一個「清香開懷的種子。」其次則勸告娃麗嘉須成就一個在將來不令有過失的「當然之愛，」並應利用這個機會。信的收語道：「否則請你高飛去罷，好像膽小的小鳥離去誤棲的樹枝一樣，輕輕的，勇敢的，快樂的，像小鳥一般。」

此露骨的沃布陸莫夫的信，和他的豫期相反，反而加強了娃麗嘉的愛情。到了篇末，沃布陸莫夫向娃麗嘉請求結婚，他也很悅的允了諾。

第三篇 沃布陸莫夫終於離家而搬往維堡爾格的寓居去了。同時因欲整理家政，請人代管鄉田。——他也稍稍作一些事情了，並且急急準備和娃麗嘉結婚。但忽然，他的心中又起了不安。鄉下方面的來信，很是惡劣。

金錢的供給全斷，且又聽到了娃麗嘉的友人們的不佳的批評，和家僕之間起了種種不睦，他又大大的煩悶起來。他又返于以前因循姑息，不規則的生活中去了。可以實現幸福的空想的時日漸漸挨近，沃布陸莫夫至此益覺難受，最近的幾個星期中，連娃麗嘉的家中也好久沒有去信了。在娃麗嘉方面，則因不明未來的丈夫的消息，說要到維堡格來尋他，聽到了這話的沃布陸莫夫，更因她的決心的堅固和大膽而恐懼。娃麗嘉最後也懷疑起自己究竟能否以自己的力量來振起她的沃布陸莫夫。這時沃布陸莫夫的代理人寫信給他，說家屋已在腐爛，若不早日修繕，明日就要崩壞了，且收入沒有，自己覺得已沒有整理的希望了，希望主人早日歸來，一看家事。這種憂愁，把心力俱疲的沃布陸莫夫更加一層困頓。他畢竟是個不能耐忍此

活動的人。他乃更形煩悶，在整理鄉間家屋而有多大的收入以前，他請把結婚的時日延長一二年。娃麗嘉至此才明白自己的力量，終不能鼓舞起此人的元氣，使之變爲活動的人，並明瞭了把他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繫在一起，非但自招滅亡，且是使他更加變爲不幸的基礎。至此，她對於沃布陸莫夫的復活完全絕望了，自名曰「空想之女」，以裂胸的悲痛去和沃布陸莫夫決裂。沃布陸莫夫呢，一向繫着他的希望的幸福之夢，此刻便化爲「一朝之花」，在空想的大伽藍的一夕之風中所見的影子都沒有了。他對娃麗嘉的宣告太覺難受了，因此患了熱病。

第四篇 述沃布陸莫夫煩悶了一年後的事情。——娃麗嘉的家族，在數月前至外國旅行去了。娃麗嘉不堪失戀的痛苦，只是煩惱。這個時候西托

里志偶然在巴黎遇到她，覺得娃麗嘉的精神和容貌在不久的時間，却和換了一個人一樣，很是吃驚「變得這樣快呀！那時的娘子變得這樣大了！你在什麼地方覺得了處世之術的呢！我不知道你是娃麗嘉了！你比你的父親還長大，」他心中如此說。他對娃麗嘉的舊情至此復燃。半年之後，他們便結了婚。在他們沈醉于結婚生活的甜蜜中，仍不忘他們的舊友沃布陸莫夫；每回想到他，說起他的緩雅的高尚的心理。沃布陸莫夫後來終究定于自己的新寓居，在女主人阿甲比亞馬脫海魏的家庭中過着完全平凡的植物的生活，女主人和他的親族，任是怎樣調戲他，欺負他，他總是好像沒有感覺般的遲鈍了。西托里志常常到他這裏來，希望最後一次的救他出此可憐的境遇，可是自沃布陸莫夫和馬脫海魏結婚以來，他已非得把他的友

人完全視爲死亡一般的拋棄不可了。——這最後一篇，表面雖爲喜劇，實際是一個大悲劇的性質的收場。「我在此同穴中含辛茹苦的得到了生了。若是再隨便的離開了這裏，那便要死了。」這是當西托里志欲和娃麗嘉兩人共同救出他們的友人時從沃布陸莫夫口中洩漏出來的話。——沃布陸莫夫的結局，實在是很悲慘的。醫生的豫言，不幸中了。他的昏倒症一天重似一天，卒成爲中風症。借着醫者的話說，「永久的平安和永久的生活機能，靜靜的停止了。」

西托里志夫婦把快樂的家庭移至克里米亞的南岸，愛玩着當地的美麗的風光，過着平安的歲月。可是他們的幸福的生活，終究因對於沃布陸莫夫的悲哀的回想而暗澹了。尤其是娃麗嘉的心，覺得如今自己的生活，祇

限于個人的幸福，全無社會的理想。她要實現完成真的人的使命而擲去個人的平安，為故國盡力。

安娜卡麗妮娜 (原名 Anna Karenina)

俄國的思想家小說家托爾斯太 (Lyor Mikolaievitch Tolstoy)

1828—1910) 著

這本小說是安娜和蘭文的二件故事。其主要人物安娜的故事方面，爲俄國宮廷重臣亞歷克雪士卡萊甯妻安娜，青年軍官佛洛史基伯，其母佛洛史基伯爵夫人，安娜之兄布命史基，和其妻杜麗。其他一方面蘭文的故事中，爲主人公蘭文，其異母兄尼古拉香巴基侯爵，侯爵夫人，及女琦底。(後爲蘭文之妻。)其中更重要的是前三人和蘭文。諾爾生氏說道：「此小



說是從托爾斯太的四種關係的四種人物寫成的。即卡萊寧是野心的關係，婀娜是戀之關係，佛洛史基是情慾的關係，蘭文是力之關係。」這種看法，確是有趣。現述其梗概如左。

布侖史基家中充滿着暗影，夫人杜麗知道自己的丈夫與小孩的保姆私通，決計不再與此不貞的丈夫同棲。她雖起了決心，但是到底應得在自己兩親的家裏度日呢？還是住在愛兒旁邊呢？她對於這個疑問，很難解決。所以她關緊房門，思索了三日。她想到可愛的小兒，却把走出的勇氣，早已消失了。恬靜平心的布侖史基看見妻子近日的樣子，不得不稍爲頹唐一些，可是事後的第三日早上，他照例的驅着馬車外出。二小時後有人來訪問。訪問者叫蘭文。他那時，正深切的愛上住在莫斯科查巴基家中的琦底

聰明的布侖史基，一見他的顏色，就知道了，蘭文到莫斯科來的目的；今日的四時至五時之間，琦底要到動物園去，練習跑冰。兩人約定在那裏會合，並約同進晚餐而別。蘭文因爲自早離開兩親，別無依賴之人，並且和琦底的一個溺死的哥哥，是在莫斯科大學讀書時的同學好友，所以在查巴基家中，繼續着和家族同樣的關係。他曾一次愛她姊姊杜麗，但是失敗了，其次戀其次女娜塔麗，不幸也失敗了，依着順序數下來是輪到小女琦底了。他決心打定主意，就是喪失性命，也要娶琦底爲妻。可是那時他不過十二歲的小姑娘。他回到鄉里，開始田園生活，等時機的到來。他心裏想到琦底固然是一朵高嶺之花。但是自己是什麼呢？不過是田舍的農夫，家畜的飼養者，土地的耕夫罷了。他這樣自問自答，就覺得這個戀愛，仍

奮是要落空的。可是，在田舍中過着生活，靜靜的想到了自己的未來，對於琦底的熱情，和燃燒一般的湧上來。他不知幾遍的笑自己的沒有志氣，因欲表示其決心，第二次再到莫斯科，他在當日下午的四時之前，在動物園門口下了馬車，胸中跳躍的向湖前走去。看見了琦底，就說：「我是來找你的。」他的聲音，已經改變，不像是他往日的聲音。他也穿好跑冰鞋，和琦底並立着跑冰。女子的柔弱的手指，一步一步的漸漸來握住男子的手，自那時起，他對於琦底的情熱，更爲劇烈。蘭文全無隱藏的把心中所想的，對布命史基說了。布命史基說：「這個結婚，是靠得住的，決無不允諾之理。蘭文十分快活，在菜館的小屋中來來往往的打轉，布命史基說：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講，現在另外又有一個競爭的人，他的名字叫佛洛

史基，是來自大都市的博識多才的青年軍官。蘭文聽了此話，非常驚異，憂愁之雲又立刻襲來了。

那夜，他到查巴基家裏，去決他的命運，琦底十二分的喜懼他，可是不愛他。她的初戀者是青年軍官佛洛史基。「我不能做你的妻……赦了我罷。」說着，琦底的眼中充滿着同情之淚，那夜，蘭文悄然歸家。

次日，十一時之前，佛洛史基去迎他的母親，布侖史基去迎妹妹婀娜，都到了莫斯科火車站。一會，火車進了站。那時，月台上出現了一位貴婦人。佛洛史基的眼和她美而灰色的眼相遇。眸底漂着懷愛的親熱。那時，婀娜。她在車中和佛洛史基的母親伴了一夜。兩人都出了客車。站內的人很是喧鬧。聽說一個男子被火車軋死了。婀娜說：應該撫卹他的可憐的家

族。佛洛史基立即捐出二百盧布。婀娜深深的感到他的豪俠豁達之風，就作了後來姦通的伏線。

婀娜來莫斯科的目的，是要調解兄長布侖史基夫婦間的糾紛。起先杜麗之心全不爲婀娜的勸告所動，但是，後來，終究被她的熱情感動了。布侖史基也深深感謝婀娜。大跳舞會的日子到了。琦底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到了會場。婀娜布侖史基佛洛史基都已先到了。幾次跳舞告終之後，是輪到最後的四班了。琦底和一個青年同舞。忽然，向旁邊一看，見佛洛史基和婀娜在一塊兒，每說一句話，婀娜的眼裏就發出滿足的光，唇上現出同情的微笑。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切的事物，頓時似乎都在嘲笑她。琦底的心，如麻一般的擾亂了。她靜靜的退居一室，投身於一長椅之上，爲絕望之

念所悶苦。琦底的身體，是柔弱的。舞蹈會的次早，婀娜出莫斯科而上了歸途。火車在途中的某火車站停止了，她走到月台上去吸新鮮空氣。寒風吹的很緊。突然佛洛史基走了出來。他鄭重的聲明來意。婀娜的心被歡喜之情和欲抑制此情的道義之念所充滿。「請把這種事情忘記了罷……因為我也忘記了。」強硬的裝着嚴格，進了車箱。在彼得堡下車時第一看見的，是自己的良人卡萊寧。「爲什麼良人是如此銳感呢？」同時他懷疑兩人以前的關係，不是全然虛僞的嗎？

那夜，跳舞會的光景，在某車站上遇到的年輕的軍裝，豐姿，恍惚都在婀娜的目前。在彼得堡的社交界中，婀娜所出入的團體，雖有二三個，她最近常出入的，是以培熙侯爵夫人爲領頭的團體。這當然是因爲在那裏能

常遇佛洛史基的緣故。兩人的戀愛就成立了。這戀愛中含有種種分子。有妻對良人的愛情，有母對子的慈愛心。她的戀，非處女之愛。戀之焰愈盛，理知之眼愈開，道義之念漸高。二人之間，確有如此深切的關係，卡萊寧是全然不知的。不過那夜在培熙侯爵夫人家中，見了婀娜成爲全座客人的耳語的標的，覺得非稍稍加以忠告不可。他靠在妻的椅子上，預備好了勸她的腹稿，「第一，外邊的謠言不可輕信，第二，夫婦間宗教的本務，第三，及於自己的害處。」他等着婀娜歸來，就要將上邊的話說出來，但是到了後來，他對婀娜的話和腹稿，全然相反。但她一向不注意他的話，聽到了良人話中的反復說着「愛」的一字，她就覺得動怒。他懷疑着此人到底知道愛的意義嗎？從此以後，兩人之間，就發生不能圓滿的事情了。

跑馬會開了，佛洛史基以選手的資格，加入了競技團體。在歸途上的馬車中，卡萊寧非難娜妮麗卡娜在跑馬場上對佛洛史基的態度道：「今日你在跑馬場上，所作的行爲，是不對的。以後請你謹慎。」又補足一句道：「這或是我的猜疑，也未可知。但外邊的謠言，實在很盛。」娜妮麗卡娜面示決然之色而答道：「這不是你的猜疑，我祇想念着他一人，我戀愛他，你是已忍不下了。……請你不要再煩惱罷！」卡萊寧身子動也不動，用嚴肅的聲調說：「我爲名譽起見，所以取必要的手段；那種手段，後來就可知道。」他在彼德堡的街上，想道，「決鬥？這不是文明人當爲的事情。我對國家是有重大的任務的，離婚？這不過把我一人陷於不幸。」他解決了應否到家裏的疑問，就寫一信給娜妮麗卡娜。內容是他不斷然離婚，勸她從速悔悟，否則愛



兒的前途，也不可知了。婀娜依了良人之命，重來京都。（此數月中，她居於都城附近的別莊中，）和良人間的關係，更是無聊。婀娜和佛洛史基，雖然時作談判，但是不能照着理想做去。婀娜漸生嫉妬之念，以為佛洛史基對於自己，莫非已經倦怠了嗎？那年紀青青漂亮的姿態，不被別人愛上了嗎？某夜，婀娜冒了良人的嚴命，叫佛洛史基到自己的家裏。卡萊寧却在那夜出于意外的突然歸來。次日，他到有名的律師處研究離婚的方法，他又帶着些另外的任務，出了京城，到外國去視察。

此事發生前數星期，琦底的健康差不多完全回復了，查巴基侯爵等人的海外旅行已完，回到了莫斯科。琦底回想到被佛洛史基拋棄的時候，雖不免有難言的痛苦，但到近來，却漸漸淡薄了。現在繫在心上的，就是蘭文

。蘭文自被琦底拒絕後，重歸鄉里，營着田園生活。在有趣味的生活中，先前的悲痛，似乎也忘記了。莫斯科一定不去了。也不再去訪問琦底而作翻起舊日傷痕的愚行了。偶然因事到外國去旅行，在歸途上，却不得不在莫斯科下車。那夜！布洛史基家裏，適有晚餐宴會客人都來了。蘭文也到了。他又在那裏會着琦底，胸中很是震動。晚餐以後，他和琦底相對的坐在會客室的一隅。琦底握着鉛筆在紙上亂塗。蘭文凝視其面，私誓必欲以此女爲我物。「我想來看你已很久了，」「什麼蘭文在紙上寫着（*W.Y.S.I. i.i.w.i.i.t.o.a.?*）那是“*When you said, It is impossible, Was it impossible then, or always?*”的第一個字母。琦底初雖垂着頭，後來忽然說明白了。面顏泛紅。琦底從男子的手中取過了鉛筆，寫着（*t.i.c.r.n.a.d.*）蘭文看出了

是“Then I could not answer differently”的意思。他的面上就有喜色了。那夜，蘭文沒有睡眠。天明之後，他到查巴基家裏來探他的命運。父親侯爵當然是贊成的。恭喜，結婚的問題，總算告一段落了。

卡萊寧急急在莫斯科旅館中，作旅行的準備。在那裏，接到了婀娜打來的電報。說：「快瀕於死，請速歸家。」他在當日，雖然猶疑不決，但是到了翌晨，却急返都城。「妻若死了，可免了苦悶。」他的這樣的觀念，近日常常不離他的腦筋。到了家裏，聽僕人說：「太太分娩了，」這個觀念更強起來了。婀娜是彷徨於生死的路上。因發燒而在夢寐之間，說着些含糊的話，又說請宥恕她和佛洛史基以前的罪惡。卡萊寧允許了，並把和佛洛史基握手作證據。佛洛史基大大的爲卡萊寧的從容自若的態度所感動。

他走出卡萊寧家的時候，感到了不可名狀的屈辱，疑心以前所走的路，不是不義不通嗎？倘若自己不戀愛便如何？昔日的野心，軍事的生涯的快樂，白白的和夢一般的消滅了。自己戀愛的女人，就不能得到了嗎？愈想愈是懊惱煩悶，用手鎗自殺，却沒有成功。鎗傷不久便好了。後雖受到轉任韃史康特的命令，他却把它辭了。以後的一箇月中，婀娜和佛洛史基伴着產生的小孩，上了意大利漫遊之途。

訂婚後約過六個月，蘭文和琦底結婚了。新夫婦離莫斯科而回田舍的住宅。他們兩人，雖然偶有口角，但是這種新生活，到底是快活的。三個月如夢一般的過去了。某夜收到了二封信。一封是杜麗的信，一封是蘭文的兄長尼古拉以的妻子瑪麗寄來的。信內大意是：良人尼古拉以有了官職，

一同到任地的都城去，但是到任不久，良人和長官起了爭吵，辭職歸莫斯科，歸途中突然得病，……最後却是「現在祇有待死了，身邊半文也沒有」的話。翌日，蘭文夫婦立即到她家裏，尼古拉以的屋子，非常污穢，空氣也壞。第五日，尼古拉以到底死了。蘭文差不多已陷於絕望。他覺得能救此絕望的，惟有妻的愛了。他現在見到了死的奇蹟，同時又知道生的奇蹟也迫在目前了……琦底請醫生診脈，知道已經懷妊。

佛洛史基和婀娜玩着意大利的名勝古蹟，到了第三個月才歸來。本年夏間預定在佛洛史基的田舍宅邸中過度。但他因了事情，婀娜說在出發之前，要一見珊陸薩，到都城中住在某旅館。婀娜暗中送信給住在卡萊寧家裏安慰他的孤獨生活的伯爵夫人李罷姬，信中的大意，是說：「把我的兒子

珊陸薩給我一<sub>一</sub>看，靠了你基督教徒的寬容的情操，」這種請求，却被拒絕。但是她要見女兒的念頭是不能遏制的。次晨深深的罩了面網，立在自己從前的家裏的廊下了。她也不待傳達，直入珊陸薩的室裏，珊陸薩握住了母親的手，張開了睡眠，喊着說：「媽呀，」婀娜叫着兒子，潸然下淚。世間的謠言真可厭，交際社會中的貴婦人們都以怪妙的眼色來斜睨佛洛史基和婀娜。因而兩人之間，也時起衝突。數日後，兩人捨棄了虛偽，同到鄉間。秋的大半已過去了。因為卡萊寧的離婚問題，佛洛史基的就職問題，和交際社會的關係等事，兩人常有爭論。十一月之末，佛洛史基因有要事，和婀娜同來莫斯科。蘭文夫婦因琦底的分娩在卽，爲利便醫生的注意起見，已于二月前到了莫斯科了。某夜，蘭文和佛洛史基同訪婀娜。他在

以前雖嚴格的批評着婀娜，然而一見了她的立在目前，却也很讚成她的美慧的姿勢和聲音了。到了夜裏，她告辭出來，覺得這個訪問不過是幾分鐘。自他回去之後，婀娜一人哭泣「我能把有妻的男子的心溶解，爲什麼他的心不能由我作主呢？」這種思想，又成下淚之由。猜疑嫉妬之念更甚。一年過去，秋又來了。但他們兩人離不開莫斯科。婀娜的嫉妬，已在心中深種着根了。那是因爲她不絕的疑心，侯爵夫人薩洛琦姬的小姐，要和他結婚的事情，要避去這種厭惡的念頭，祇有離去莫斯科。兩人乃復返田舍。但是出發的前日，佛洛史基一早便離了家。她心裏又難過起來了，她疑心他又到那個小姐的家裏去了，派了一個傭人到母親的鄉下別莊中，請母親早日回來，解除自己的痛苦。她在空閑的時候，又想去訪問杜麗。途中

打一個電報給佛洛史基道：「有事乞速歸。」回來一看，回電已來了。說：「十時以前不能返家。」她想到：「自己很是苦惱，他却還在那個女人的家裏耍戲，……趕去侮辱他罷。」猜疑嫉妬的心，現在更進一層，變成復讐責罰之念了。於是乘車到目的地去。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後，却又把實行剛出家時的計劃的勇氣消失了。走到問詢所，問佛洛史基的車夫，是否拿着信到這個車站來過。一個男子指着那邊答道：「佛洛史基他現在侯爵夫人的家裏，你所問的車夫，不就是那個人嗎？」她接着了車夫的回信，胸中跳躍的讀道：「尊信在莫斯科沒有收到，准十時以前歸家。」她的猜疑嫉妬和復仇責罰的思想；到了現在，是絕望了。她雖然覺着絕望，但是事情的結果，却是不同的。她一回在月台上散步，一回想着逃到了什麼地方才



好呢？她正在想着，又聽見客貨車發出淒慘的聲音來了。她又想，到那裏，到了中央，就可逃去一切的苦痛了。第一次到車過了。一面等着次班的列車，一面向空中作十字。幼少時代的快樂的親熱的記憶，一件一件的想起來，眼睛不離車輪。看准了車輪與車輪之間的空隙，一剎那間，她躍身而投入其中。一個大怪物，悠然出現在上面。婀娜死了。佛洛史基也沈於絕望之中。二月後，他加入珊爾比亞戰爭，以身殉之。二個女孩由卡萊寧領去，布侖史基雖覺妹妹死得太慘，但是對於風流之味，仍舊不能忘記。後來杜麗逗留於蘭文家中，經過不少時候。

以上是婀娜卡麗妮娜的概梗。正如英國的大批評家安諾德所說的，蘭文便是作者自身。這種批評，無關重要，在托翁後期的作品中，要算本書和

娜妮麗卡娜

戰爭與和平是二大傑作。

## 亞爾奈

Arne

腦威的小說家作劇家搬生 (Bjørnstjerne Björnson 1882—1910) 著

亞爾奈是搬生初期的傑作。他的初期作品的特徵，是所謂「農民小說」，寫着斯堪的那維亞的陰鬱荒涼的光景，和住在那裏的農民的樸素和單純，並且富有夢想，人看了却似見着古時的人物一般。這個亞爾奈就是此種作品的代表。

梗概 一方是多岩石的山谿，一方是繁茂的松林，中間有廣大的道路。在僅有的平地上，有一個叫加姆平的小村。松林背後的山，漸次高上去，

接雲的山嶺，轟然聳立。隔谿也是山峯重疊，山脚下有黑湖圍繞着。沿岸有波恩村。亞爾奈產生之地，就是這個加姆平村。村人的快樂事情，有日曜的教會的集合，或是冬夜爐邊的談話會，或是集合了許多人，通夜的跳舞。亞爾奈的母親瑪齊德在十九歲處女時代，跳舞歸來，尙降雪的晚上，由被村人尊重的年輕身高的提琴者尼爾史送回。此提琴師既生得美，又善歌舞，村人姑娘們的視綫，都集在他一人身上。那時波恩村上有一個叫巴徐得的美麗的姑娘，和他也熱烈的互相戀愛，快要訂婚約了。——那時瑪齊德腹中已有了胎，生下了亞爾奈。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村中的人誰都不願和尼爾史做伴了。巴徐得的婚約也破滅了。尼爾史乃自暴自棄，祇是飲着酒，消磨光陰。這時從美洲來了二個旅人，愛尼爾史的精熟的跳舞，約

他同居，但是他却不願和他們住在一塊兒，祇是亂暴的喊着，「酒，酒，」他到瑪徐得的地方來時，暗中看見了亞爾奈。亞爾奈和母親住在二層樓的室中，漸漸的長大起來。母親叫亞爾奈學叫「爸爸，」他叫的和別人一般，他見了祖母也叫「爸爸，」他的母親却常常因此面紅。——尼爾史漸次得了發酒瘋的習慣，到處鬧事。某晚在跳舞之間，不知被誰推了一交，跌在石階之上，受了重傷，弄的人事不省。因為他是沒有別的家室的，村人就把他抬至亞爾奈住的二層樓的室中。亞爾奈小兒的心裏，很覺奇怪，走到父親的枕邊。那時亞爾奈的祖母已死，家中祇有小孩亞爾奈，亞爾奈的母親，和受傷的父。所睡的房的窗外，是向着一片斷崖，大瀑布晝夜不休的發着音響。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父親的負傷好起來了，已能起床抱抱

亞爾奈，或在室中散散步，不久就可到村上去了。某年秋間，尼爾史伴着亞爾奈出門在山道上散步，聽見遠處的鐘聲，便想到今日一定有人在結婚，正在想像間，婚嫁的行列，緩緩的從村道上來了。尼爾史覺得慚愧，呼亞爾奈道：「不要走到人家看見的地方去。到這裏來罷。」小兒的好奇心真強，不聽父親的話，從林中攢出了小臉，不多一會，結婚的行列也過了。尼爾史立着看他們走去，想着自己也曾想和多金，美麗，並且熱烈的姑娘結婚過的。曾想事若成功，就到美洲去旅行。因為和瑪徐得生了關係，便被村人嫌棄，束縛。想起來真覺乏味。自那天起，夫妻之間，起了爭吵。甚至宿在外邊。他拋棄了妻。亞爾奈祇有哭泣。可是尼爾史對亞爾奈却從心中的覺得可愛，同他到外面去時，教了他不少的歌。他是天性伶俐的

小孩，都能記的很牢。唱起歌來，是迴轉着自己的身子，很高興的歌唱的。亞爾奈漸漸長成，已入村中學校了，出去牧羊的時候，常常手裏攜着書本的。讀起書來，忽然想着要到外邊去走一趟。住在家裏，看見父母爭吵，總要哭泣。漸漸覺得反不如爬過山去，一看不知是何去處。爬過了頂着雪的山尖，不知是怎樣的。——在飼羊的少年之中，有個叫克利史汀的嚴正的稍爲年長一些的小孩。這個小孩的父親，是做船長的，遇到了亞爾奈，常常講說外國的話。炎夏之時，草木繁盛，山頂上奔下雪水來，瀑布的聲音，格外響。兩少年眼花撩亂的相對講話。

那時，亞爾奈父母的爭吵，更猛烈了，母親雖然沈默，屈服，父親却在自己吃醉之後，祇要有了不幸之事，就兇狠狠的說，都是因母之罪惡所致

。某晚，和往常一樣的起了爭端。父仍是飲了酒，盡力的抓住了母，握住她的咽喉。母親的呼吸，快要斷了。亞爾奈從旁邊飛奔過來，亞爾奈的手中緊緊握着斧柄，父親喊了一聲，向後倒下去了。母親跳起來一看，看亞爾奈握斧立着。「你做了什麼事！可怕的事！」沒有做什麼，父親是自己倒下的。」兩人急急把父親身體一看，溫度漸無，已是無法挽救了。母親大哭起來，和亞爾奈把屍體放在床上，伏身於其枕邊。亞爾奈不能忍受了，走到爐旁，拿些枯木，放了大火；火光照耀着家屋，更充滿着淒慘之象。

過了不久，亞爾奈已二十歲了。可是直到現在，仍在山中牧羊。他羨慕着已分別的友人克利史汀的做了水手。一見被日光反射着的山頂，就想越



過山去一看，每天唱着「爬山」之歌。一到山中，常有一個男子，唱着「殺父殺母」之歌而伐木。亞爾奈走過去問他是否有父母，他答道：「都沒有呀。我是放浪者。」亞爾奈很是羨慕，忽然，他的心中，已經不想母親，而懷想遠方之國，但是過了一會，又想到倘若母親也捨棄了自己而死去……的念頭。急速的回家，已是夜了，清淡的月光，照着山野。他到家中，見母親已經疲勞，睡在床上，月光從窗外射進來，照着母親的面容。他走到枕邊一看，見她是很安適的睡着了。亞爾奈從心中快活起來，門外瀑布的聲音鳴響着。

亞爾奈母子兩人，已經許久不入人叢了，祇有一次，到親戚家去看過結婚。那裏人很多，他們說了不少的話。其中却有說到亞爾奈虐待父親的事

的，衆人的眼光乃集中於亞爾奈一人。亞爾奈受不了了，就說：「自己正在睡覺，父親因急病而倒下的，不是自己殺的。」人家誤解了這個事情來挖苦他，很是難熬，他一面哭泣，一面就飛一般的回到家中去了。亞爾奈外出之後，過了二三日，仍舊不見踪影，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母親變成瘋子了，在山谿中尋也尋不着，後來回到自己家裏的貯藏室，門上雖然鎖着，裏面似乎有人在透風，往裏一看，却見亞爾奈，面現青色坐在裏面。連忙進去把他拖出來，問道：「爲了什麼？」他哭着答道：「想起前兩日被人取笑之事，父親之事，母親之事，旅行之事，都是由自己的卑怯所致，爲什麼自己是這樣柔弱呢？若稍爲強壯一些，決不會使父母受苦的。」母親聽了，安慰他的兒子道：「不好的是你的娘，現在不要離棄了我到

別處去罷。雖然，我有非對你說明不可的罪狀。」

亞爾奈說：「是我的不是，」他們哭泣了。母說：「這小舍中，你的父親在生你的晚上，曾來哭泣過。」

母子之情，自那日起，更加親密。可是亞爾奈對於遠國太迷戀了，一到可以望見黑湖的岩角，常唱：「看那夏天的樹木的茂盛呀，醒來罷，從你的睡眠。」那樣的歌。是夏日的黃昏。落日沈於山頂，四周很是靜寂。草，木，露都起來了，湖面已漸黑暗，他聽見自己背後，小小的樹陰中有人在說：「必須回去罷。」唉，那麼再見罷。「我必須一生住在這種地方才行。」那不是很好嗎？我也是一樣的。」是可愛的姑娘們的聲音。一會悉索索的說一會話，分別了走到湖邊來，從彼岸波恩村划來了一只小舟，

載了一個姑娘回去。另一個則立在岸上惜別。小舟在靜靜的湖上，冷夜的影映照著，漂著少女的和花一般的姿態。是夢一般的景色。四周的山影林影，漸漸黑暗起來。舟到了彼岸，少女也上了岸。

此浮於水上的少女之影，入了亞爾奈的心中。他作了「美麗的姑娘去會情人」的歌，每日歌唱。

村上有一位年長的牧師，很愛亞爾奈。當他聚集村中的姑娘們去採果實的時候，也叫亞爾奈同去。亞爾奈靜默的隨在後面，姑娘們舞著，跳著，和唱歌著，拾起了果實後，圍集於一處講種種夢話，要求亞爾奈的批評。亞爾奈不下批評而寫了一只「美姑娘」的歌，寂寂的放在樹蔭中就回去了。一位姑娘走來拾着了，她名叫愛麗，就是前日乘船渡湖的姑娘。

拾秋天的果實的時候已過去了，落葉都埋葬在谿中。深雪的冬夜來了。某天，亞爾奈自外歸來，對母親說：波恩村上某家派人來請他去商議某事，母親道，「那是打你父親的人家。你是不可去的」。但是亞爾奈很想離家，所以踏雪走去，到了愛麗之家。愛麗的母親，和亞爾奈的父親相戀，戀愛破壞之後，才和現在的丈夫住在一處。亞爾奈到了他家，形式上做一些木匠的修理的工作。——已是嚴冬了，日落西山，積雪很厚，到了夜間，北極之光，浮於天際，明月東升，風聲颯颯，愛麗全家都聚集着說話。愛麗和亞爾奈正在窗口講話，空中忽然發出了奇怪的聲音，「是什麼呢？」是今日你修理的風針——兩人說話之間，風針不時的叫。亞爾奈每晚都唱一只歌給他們聽，又講故事給他們聽。那時，愛麗的朋友，晚間在黑湖岸

邊講話的瑪西爾脫姑娘，已訂定要嫁給遠地的人家了。愛麗聽了，感到失去良友的寂寞，和遠行的可羨，過了不久，生了一場大病。父母都很擔憂。晚間由亞爾奈在室中當看護。某日清晨，她因病已漸漸痊癒了，從床上起來。問自己所餒養的畫眉怎樣了，父答道：「你害着病，餒養的人也沒宥，已死了，」愛麗大喊一聲，就昏過去了。母親大怒，逐出父親，父親垂頭喪氣的走出房間去了。——晚上，愛麗的父親，叫亞爾奈一塊兒說着話，在雪上散步。亞爾奈才知道把亞爾奈父親打傷的，就是他。他的現在的妻子，在少女時代就是亞爾奈的父親的戀人，所以他懷恨在胸。把亞爾奈的父親打傷，他的妻子，雖是好看的女子，但自結婚後一日起，直到現在，從未見過他的愉快的面容。他又道：「雖然自己想做一些好事，但是

結果都惡化了，今晨畫眉之事也是一樣的。」亞爾奈聽着他的話，心裏好覺奇怪，忽然在黑夜之中，聽到了馬嘶之聲。他說道：「忘記餒草了，」就走向了。

愛麗的病漸漸好了。亞爾奈每晚到她房裏說一些話，唱一隻歌。兩人都喜歡夏天，祇想着到了夏天便好了，快些到了夏天就好了。愛麗道：「就是，我，到了夏天，一定能把藏在胸中的歌唱出來。」說着，把顏面掩住了。亞爾奈跳起來握住了愛麗之手。——不久，長而冷寂的冬過去了，萬山都現出生氣。雪水流到岩角，白雲開始浮動。旅人一個二個的從南方走來。帶來了南方採下來的種種花朵，村人羣集而喜日影的高昇，都想到南國之樂。亞爾奈的母親以快樂的形態，來訪波恩村的牧師，自白了自己對

於亞爾奈的罪惡。她說：「實在情形，還沒有給亞爾奈知道。可是做水手的亞爾奈的友人克利史汀已經寄信給亞爾奈四次了，但是這四封信，全被我藏了，我怕亞爾奈棄了我走去了，所以我瞞着他，現在克利史汀更加把錢也寄來了，這事若被亞爾奈知道，便不得了瞞着亞爾奈的罪，又很可怕，到底怎樣才好呢？」說着，握住了牧師的手大哭。

牧師笑道：「把信給亞爾奈看罷，」她急得沒有說話，牧師說到了愛麗的話，又說：包可留住他。她又喜歡得跳了起來，歸家去了。——山，川，谿，更呈活動之象。亞爾奈和從前一樣想念着遠方，唱着「爬山」之歌，逍遙步行。母親不時的到牧師家裏來談話。某日，她和愛麗一同歸到自己家裏，說了許多關於亞爾奈的話，把亞爾奈近日積蓄着的財寶取出來



給愛麗看。愛麗看着財寶，聽着門外瀑布的聲音，不意亞爾奈從外邊回來。愛麗急欲隱身，已經不及，外面已是黑暗了，亞爾奈乃送愛麗渡河。——從那時起，兩人每晚必同在湖邊散步。亞爾奈的歌的調子，也改變了，唱着「住在此地，是我們的事。」收穫期的秋天又來了。兩人結婚的鐘，在鄉村教會中快樂的打着。結婚之夜，愛麗的母親握住了自己丈夫的手大哭。他說：「我作了二十餘年的夫妻，直到今日方才握手。」父也說：「誰人能在二十年前想到今日這樣事呢。」也握住了妻子的手大哭。

# 懺悔錄 (原名 Confessions)

盧騷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著

反動的，和感情的，是盧騷的思想之特色。盧騷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的男兒，感情的男兒。他以熾烈的感情，對於理知的形式的時代之文明，喊出了激烈的反抗聲。

「歸於自然！」這是他的語標，自然的一切，都是善的。把它放到人的手中，便成惡的了。把人生引導到惡的方面去，是文明，是人爲，是技巧。可咒詛的，是文明，可咒詛的，是人爲和技巧。「歸於自然！」回復人

的本質！」他這般叫喊着。他在各方面的言說，意見，都依此呼聲而得貫徹。在此意義上，他可說是自然主義（廣義的）的第一人。重視本來的自然，絕對的要除去人為和技巧，他的自然主義的主張，表現在文學方面時，便成了他的「懺悔錄。」懺悔錄雖不能說是小說，或藝術作品，但他的赤裸裸的描寫了自己的經驗的地方，頗多與自然主義的作品相同之點。其描寫之率直，及無技巧之點，又做了自然主義文學的先驅。茲依他的懺悔錄，介紹他的面影如下。

盧騷於一七一二年，生於瑞士的仇乃波地方。父伊薩克，為製鐘表的工人；母白妮那，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兩親都是非常的重感情的人，盧騷的多情多恨的性質，便是他們的遺傳。母生彼時，患產後熱病而死。他在自

己懺悔錄中，曾說：「十月之後，虛弱病身的我便去世了。據說我是把母親的生命犧牲了，這才落地的。這事便是我自身的不幸之第一步。」多情的父親，常給他講亡母的事情，又常和幼稚的他，一同哭泣。他寫道：「父親嘗說，約翰，約翰啊！不是要我說母親的事嗎？我便說，唉！唉！我們二人哭一哭罷！只要這麼一說，父親便已淚下如注。父親又說，啊，啊，快蘇醒啊！給我安慰啊！我好像被人奪去了一樣重要的東西，現在是怎樣寂寞啊！你如果是我一人的兒子，當然也不是這樣可愛了。他這般說着，聲音也啞了。」他父親每晚和他讀母親文庫中所遺下的十七世紀的感情小說，一同溺身於悲酸之中。他在這樣的教育之下，本來富於感情的，現在更加是多感的人了。母親死後，他便受親切柔和的叔母之撫養，他寫道

：「那個時候，在叔母處學得的歌，給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印象。」他非常的愛讀書，八歲的時候，母親文庫中所餘下的小說，他都讀過了；便又找到牧師的外祖父的文庫中去，熱心的誦讀各書。其中，他愛讀的是普羅脫的英雄傳。他讀了這書，增加了他的空想的傾向，這是當然的；他自己又說：「這種書籍，却養成了我的平民的思想，和愛自由的心。」

他九歲時候，與主管他父親的人名叫鳩乃凡衝突；爲此，他便不得不退出本地。他到了叔父家中，與叔父的兒子，一同寄宿於白塞村，倫巴西牧師的家塾中。在此所受的教育，是很正當的；他憤恨牧師的因些小之事，便把他叱責，便回到叔父家中。自此，他與其他兒童，一同遊着過日子，不上學校，不作一定的事，完全在游蕩中過日子。

早熟的他，於十二歲時，戀上了一位名叫皮爾生的二十來歲的女子；同時，又戀着另外一個女子，名叫果藤。感情強烈的他，是很任意的；他要求一切男子的尊敬，一切女子的愛他，但爲了終生未能如意，便不絕的呼着不平，憤恨了一生。十四歲時，做了某彫刻師的弟子；這個彫刻師，乃是一個橫暴的男子，很虐待他；因此他的性子更加劣了，連盜竊的事情，他也想做了。有時出遊城外，在不知不覺之間，過了時候，城門關閉，不能回家，常被主人責罰。

後來，他不能再忍耐了，便逃回到叔父家中。叔父知他已經墮落，便替他餞別，給了他些盤費。於是他便入了放蕩的生活，那時他正是十六歲。盧騷在短時期間，彷徨於鳩乃凡的附近；後來到了鄰縣色白合。這時，

他早已囊無一錢，便到某舊教的牧師處求救。牧師欲使其改宗舊教，把他介紹到瓦蘭夫人那裏去。瓦蘭在那個時候。是一個二十八歲的美人，是一位非常慈悲信仰深厚的夫人。不過，她稍稍喜歡投機事業。她很同情於盧騷；叫他宿在家中養他。但盧騷是一個沒有信仰的男子。不過。他也想，因為沒有職業，不得已就是入了舊教也好。他得了夫人的介紹書，到德李諾的舊教的僧院，遂入了舊教。這時他十七歲。他想改宗舊教後，當能領得年金，但是這種期待，却成了空；他僅得到一些錢，即被逐出，因之非常的失望。他的放浪生活，又重行開始。他到凡爾吉利伯爵的未亡人家去做侍僕。他迷於女僕瑪利汪的美艷，他想給她一根花帶，便在夫人處偷得了一根。至被主人覺察時，他又把罪委之於瑪利汪。因此，瑪利汪與盧騷

同被逐出。後來，他對於此事，不絕的給自己良心的苛責。他在懺悔錄中曾寫着：

「這一個不情的回憶，常常的使我惱恨。這個反復的回憶，却似新近的罪惡，在不知不覺之間，常見那可憐的女子的姿形，出現於晚上的夢中，好像是訴說她的怨恨。當我的境遇很平穩的時候，苦痛之感，雖不甚深，但在生活激盪的時候，便要爲了這一個回憶，使我的安慰，被那個含冤的少女奪去。悔恨之情，在得意時，是熟睡着，在失意時，却要增加苦味。——這一句話，我好似在什麼地方曾是說過了；確是適合我那時的情境。我從不會對親友說過一次，我的心中的話，對瓦蘭夫人也不會說。爲了一個殘忍的行爲，我責了我自己。——這事，我已常說；但我却不會說明



過，這個行爲是什麼。我的心的重負，到了今日，已堅固的凝凍了，因為我想要略解這個重負，所以我下了決心，寫出這個懺悔錄」

其後，他做了古彭伯爵家的侍僕。伯爵愛他的才氣，竟想使他去做法官，便親任教育之勞。但盧騷這時又去愛伯爵的姪女，因此怠廢職務。終至被解雇工。他在這個時候，又得了一個惡友，使他第三次入了放浪生活。後來，仍舊決心歸國，竟連皮鞋都不穿，辛苦的到了香巴利，又歸於瓦蘭夫人之家。他居在德李諾地方，共有三年。

瓦蘭夫人重又親密的待遇他，因想給他職業，便先使他進神學學校。但他不能久住在那裏，又走回來，那時瓦蘭夫人想使他學音樂，他不歡喜音樂，並且連姑且去一學的忍耐都沒有。瓦蘭夫人實在沒有法子了，到底起

了棄他的決心，使盧騷到里昂去，自己却到巴黎來。但不久盧騷又自里昂回香巴利，他見瓦蘭夫人已不在那裏，就暫時和惡友同遊，到洛上去做音樂師，遭了失敗，又到牛沙得去做音樂的教師。那時，他得了一位知己人的助力，能重到巴黎，訪聞瓦蘭夫人已經歸鄉。他便也回香巴利，找着了瓦蘭夫人。一七三零年一七四一年的九年間，他多半住在瓦蘭夫人家中，他叫夫人作母親。在此時期，他想教人音樂，便招收了許多近邊的少女，他又想和一個個少女戀愛。其中有一人和盧騷非常要好；瓦蘭夫人自己也和盧騷進了一層醜交。但瓦蘭夫人尚有與自己發生過關係的另一男子；她爲了這另一男子，喪失了她的許多財產。後來，他便叫盧騷管理她的財產，盧騷即於色爾米築了一個別莊，自此以後，他才耽於讀書。據說：在這

期間，他讀了洛克馬、自拉修拉、百年克笛、卡牛頓、帕司加爾、番納龍等名人的鉅著。但是，後來，他和瓦蘭夫人二人，在那裏住厭了；盧騷因為得了病，便到蒙巴利去療養。途中為某婦所誘動。遂忘了瓦蘭夫人。在蒙巴利滯留了數月工夫，因金錢用盡，重又回到瓦蘭夫人處。那時，夫人家中，已另迎了一個男子來住着，瓦蘭夫人待他甚冷淡。他在懺悔錄中曾寫着：

「新來的人，自由不客氣的行動着。這大概是因為母親（瓦蘭夫人）的不論對誰，都要表示她的好性子的緣故罷。但自己雖則是呆愚無知的人，却因一向深信母親，所以對於這種變換的樣子，一些不怪她。結果，仍從母親口中，知道了這事。她平平的把這事自白了。她說，如果我是外人，她或使我更難堪。據關於她的謠言說，此事在母親方面，確無深意。永久

不管家事，始終不在，什麼都好，總得去找得一個成功。她這般說時，是完全苦惱了。「母親，這是從那裏說起的；難道是我戀慕你的返報？從前你已救過了我好幾回，那難道都是爲了奪取我一生的快樂的嗎？我或者就會死；死了之後，你當要後悔。」夫人的回答，竟是很無禮的，使我茫然若失。她說，「你真還是孩子！一個人爲了這種的事而死，是不行的；雖如此說了，但於你不是沒有什麼別的損失嗎？你與我不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很要好的，不論有什麼事，都不須過分心憂。一直到死的時候，都要依着這種氣性而生存。」

盧騷快快不樂，就離了夫人的家。他的放浪生活，又再開始。他在里昂作家庭教師，一年之後，又到巴黎。這時他是二十九歲。他拿自己作成的

考案中的新式的樂譜，到巴黎，巴黎學院沒有承認。他又編了滑稽劇的情節書，拿到學院去，也不被取用；他非常失望，因而奔走諸方；其間得了許多知己，卒從孟得牛伯爵做了大使的書記，去到威尼斯。在威尼斯住了十八個月，與大使發生爭論，遂被解雇。他仍回到巴黎，寓在某寄宿舍；把那裏的侍女且萊絲做自己的姘妻。他和那女子約着，一生都不解她的傭，但一生也不與她正式結婚。時爲一七四四年。從此以後，在三十八年間，這一個約，却得始終保守着。一七四七年，且萊絲生了小孩，盧騷不顧且萊絲的反對，把兒子送到了養育院去。後來，且萊絲又生了四個孩子，都是同樣的命運。

一七四九年，他三十八歲的時候，提瓊學院，揭出了「科學與美術，是

使道德破壞？還是使道德向上？」的問題，募集懸賞論文；那時，他便去應徵，居然當選了。他在懺悔錄中，把那時寫論文的狀態描寫着道：「寫這一篇論文和我寫其他的著作一樣：只限於晚上不能睡眠的時候，才去寫。進了床裏，眼睛略閉，即靜凝了我的思考，並且在腦中，幾回的爲了句語的推敲，絞血那般的想過。先想着「這般便得了，」然後以之放進腦裏，等待它來到紙上。但一離了床，想把昨晚所想到的去寫時，則前晚苦苦想了一晚的結果，一些都已沒有保存，便把紙展開來，幾乎什麼想念都不浮起來了。」又說：「在此論文中，雖有熱和力，但是不合論理，不通脈絡。在我所寫的許多東西中，這是推論最弱，內容最貧，諧調最拙的作品。」

由此論文，盧騷的論文，一時甚噪。但他不喜歡文人的生活。便寫些樂譜之類，勉強維持他的生活。一七五三年，又去應提瓊學院的懸賞論文，寫了一篇人類不平等之起源論。此文雖未得賞，但使其文名益高。

一七五五年，離去巴黎，移居於郊外；二年後，又移於梅得利。翌年，草演劇論，大大的攻擊了大拉姆貝和維特。一七五九年，完成小說新愛洛伊絲，翌年，二大名著愛彌兒和民約論脫稿。民約論出現後，不久即被禁售。盧騷自身，也離去巴黎，而遁居瑞士。一七六三年，在瑞士木干，爲了發行一篇從山上來的文章，激起了想來迫窘他的人的怒火，翌年，遂被逐出該地，而移居聖彼脫之島。翌年，又被逐出。他乃至英國，寄寓於休謨處，而開始寫他的自傳。這便是有名的懺悔錄。